

北京四史丛书

长缨紧握 卫山河

北京出版社

北京四史丛书

(6)

长缨紧握 卫山河

北京四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四史丛书(6)长纓紧握卫山河 «北京四史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4 10/16 · 插页: 2 · 字数: 86,000

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0册

統一书号: 10071·759 定价: 0.30 元

前 言

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編写出大批家史、村史、社史、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受残酷的剝削和痛苦的煎熬，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另一方面，他們也从未屈服过，他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这些史料，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

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重道远。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經常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才能不忘过去，永不忘本；才能热爱今天，創建将来。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才能继承并发揚这种传统，繼續艰苦奋斗，肩負起接班人創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經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编写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設。

基于这种認識，我們特从本市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

中選出一部分，編成《北京四史叢書》，陸續出版，作為北京市的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材料。由於編寫者水平所限，加上這項工作在目前還是個新課題，這套叢書的缺點與錯誤一定難免。我們熱烈地期望廣大讀者能把讀後意見告訴我們，以便今後把這套叢書編得好些再好些。

編 者

目 录

长缨紧握卫山河·····(1)

——焦庄户民兵斗争简史

阳春永驻四季青·····(41)

——四季青公社温室蔬菜生产队队史片断

塞外红花向阳开·····(90)

——记延庆县康定公社太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杜莲英

[附录]

北京郊区“今昔对比”民歌选·····(125)

长纓紧握卫山河

——焦庄戶民兵斗争簡史

焦庄戶村位于北京郊区順义县东北部的歪坨山下，是龙湾屯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现在全村有二百六十二戶，一千二百四十口人。村子东面和北面山巒起伏，村西有金鸡河由北向南流过。河水灌溉着村西的大片土地，村东的揚水站把东干渠里的水引上几丈高的山坡，这个过去十年九旱的地方，现在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平均亩产已经从解放初期的一百四十斤跃增到一九六三年的四百零一斤，达到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亩产四百斤的要求。村里队队养猪，戶戶养猪，一九六三年平均每人养猪达一点六头，成为北京市先进养猪集体。

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社員的生活也不断的提高。解放后全村新建房屋一千二百多間，架起了电綫，安上了电灯。村里，一排排新建的房屋，一条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每个社員戶院落里都有整齐的猪圈和羊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焦庄戶人民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是他們多年艰苦奋

斗、流血牺牲换来的。饱受地主恶霸残酷剥削和日寇伪军残暴蹂躏的焦庄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了武器，建立了人民武装，先后同日寇、伪军、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进行过上百次的战斗。他们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破击战等，狠狠地打击敌人，赢得了巨大的胜利。英雄的焦庄户人民在斗争中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立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功绩，获得了顺义县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第一堡垒”的光荣称誉。

一、大地风雷起 抗日烽火燃

抗日战争以前，焦庄户村有一百九十多户人家，约三千多亩土地，占全村户数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却霸占了两千亩地，他们用地租、高利贷和雇工的方式残酷地盘剥农民。外号叫“铁村政”的村长焦俊珍是地主恶霸的政治代表，他巧立名目，勒索群众，任意处罚、打骂和扣押农民。一九三五年日寇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寇、伪军经常来村要人要粮派款，强取豪夺，无恶不作。贫苦农民的生活本已无法维持，这下子更活不下去了，有的流落街头沿村乞讨，有的卖儿卖女，外出逃荒。可是，旧社会到处是一片黑暗，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呢？

焦庄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怀着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盼望着翻身的一天。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在全国燃烧起来了。一九三八年六月，

我晋察冀軍区的一支挺进支队，挺进平北、冀东，在平谷、蓟县一带，創建了盘山抗日根据地。焦庄戶离盘山根据地不远，距号称“第二盘山”的駐馬庄不过十里地，是盘山根据地的西北前哨，是从东部山区根据地向西部平原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因此，开辟焦庄戶，对于巩固和发展盘山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年的秋天，挺进军的一支部队約八十多人来到焦庄戶开辟工作。他們住在貧苦农民家中，热情地为老乡担水扫院、医治疾病，向他們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减租减息政策。广大貧苦农民听了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紛紛議論說：“穷人的救星来了，这回出头的日子可到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就被鼓动起来，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

当时，焦庄戶属于我冀东平(谷)、三(河)、蓟(县)联合县第四区。区长和区委书记等干部經常来村深入群众中，开展抗日活动。但是表面上仍保留伪政权，以应付敌人。从此，焦庄戶就成为抗日游击区。

馬福是我武装工作队在村里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家中十分貧苦，地无一壠，房无一間，童年时要过飯，十四岁起就給地主扛活。为生活所逼，曾跑过口外，經常挨饿受冻，过年时連个饅头都吃不上。在天津“租界”上当搬运工时，整天給洋人背三四百斤重的貨箱，压得腰弯背駝，每天也只能混上两頓玉米餅子。四十多年的苦难生活，在他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旧社会、仇恨階級敌人的火种，經過党的教育和培养，階級觉悟迅速提高。他对抗日工作积极

热情，担任村长后，化名“老統一”，和村干部韓子忠、焦广等人积极领导村里的群众給八路军做鞋做袜、运粮运草，掩护干部、照顾伤员；还經常到附近的大小北塢、丁甲庄、唐洞、茶棚等村去联络送信，筹粮备款，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大大地鼓舞了这一带群众的抗敌意志。

焦庄户的抗日活动，引起了龙湾屯日寇和警备队的注意。日寇和警备队經常来焦庄户搜捕抗日干部，鬧得很凶。为了蒙蔽敌人，坚持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开展抗日活动，馬福和村里的基本群众想出一計。馬福平时不在公开场合出現，让家属揚言說他死了，在村外堆起假坟，还假装为他披麻戴孝。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天，龙湾屯的日寇和一些警备队来村里进行“清乡”，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南头一个大场上，按戶口册子上的名单查人，并指名要馬福。群众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說：“馬福已經死了，到哪儿去找？”有的人指着馬福的家属冲着鬼子和警备队說：“你們看，那披麻戴孝的就是他的家属。”翻譯和鬼子官儿嘟囔了一会，又問：“馬福葬在哪里？”群众指着村外的一座新坟說：“看不見嗎？那就是他的坟。”鬼子和警备队，只好空手走了。

敌人搜捕不到我們的干部，就改变方法，派許多汉奸特务跟踪追捕。有一天，汉奸特务李宝让、张怀德探知馬福沒有死，就跟踪追到唐洞住下了。夜間，馬福和唐洞民兵干部张敬賢等人把这两个坏蛋逮住，拉到山沟里枪崩了。又一次，伪軍的一个班长馮德臣和狗腿子伍一于听說馬福到了唐洞，就帶着一伙伪軍直扑唐洞，从唐洞、南塢、树行、张中

塢、史中塢一直追到焦庄戶，也沒有見到馬福的影子。过了些日子，馬福和张敬賢等几个人，在一个西瓜地里逮住了伍一子，把他拖到山沟里砸死了。消灭了这些走狗，挖掉了敌人的耳目，馬福他們的活动就更方便了。

但是，由于他們整天东跑西奔，既要躲避敌人的搜捕，又要积极开展活动，因此深深感到沒有武器是很难进行工作的，于是他們决定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当时龙湾屯的日寇常常分成小股到附近村庄骚扰，每一小股的人数不多。馬福和张敬賢想，如果能搞到两支土枪，就可以伏击小股日寇，从鬼子手中夺取武器。可是，土枪又从哪儿来呢？他們琢磨来琢磨去，忽然想到和尚庙里有两支“大抬杆”，便去弄了回来；又从别处弄来了几包火药，找了一些破犁鏵砸成碎鉄。馬福和张敬賢拿着两支“大抬杆”，装好火药和碎鏵鉄，准备打伏击。

有一次，馬福和张敬賢、焦广、焦芬四个人合計好繼監視民工挖“治安壕”的三个伪軍的枪。傍晚，民工們收了工，这三个伪軍背着枪，拉开了距离，懶洋洋地由东向西走去。馬福他們每人拿着一把套猪用的鈎竿子，迎着伪軍走来，走在前面的两个伪軍沒有問話，擦身过去了。第三个家伙很狡猾，看見他們神色不对，就立刻端着枪喝問：“干什么的？”“赶猪的。”“哪村的？”“焦庄戶的。”张敬賢、焦广和焦芬正想动手，馬福看見前面的两个伪軍都已端着枪轉过身来，他赶忙向张敬賢等使了一个眼色，假装客气地冲着伪軍打了个招呼：“咱們晚上見吧！”这次又沒夺到枪。

馬福等同志迫切地要求武装自己，并没有因为两次失败而打消搞枪的念头。大家想买枪，又没有钱。后来馬福想起敌人曾在村北井里掷进去两颗手榴弹没炸，可以用。大伙就把井掏干，起出了手榴弹。焦广想起他给一家地主扛活时，曾见过东家把一支撅子埋在茶棚的一道土坎子里，就去起了回来。过了几天，张敬贤又搞来了一支撅子。这一下大伙可高兴啦，他们马上请妇女给做了精致漂亮的枪套和手榴弹袋，又给土枪系上红穗子，挂在身上，十分威武。从此，大伙儿坚持斗争的劲头更大了。

二、組織人民武装 粉碎“清乡”、“扫荡”

建立武装

敌后群众热火朝天的抗日活动，使得鬼子坐卧不安。日寇为了巩固占领地区，在华北建立所谓“大东亚兵站基地”，妄图长期进行侵略战争，便接连不断地在华北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清乡扫荡”，企图消灭抗日武装，扑灭群众的抗日火焰。

驻扎在龙湾屯的日寇经常出来“清乡”、“扫荡”，并且向附近各村要人要粮，建筑碉堡，架设电线，挖“治安壕”。日寇知道焦庄户有抗日干部活动，便接连几次到焦庄户“清乡”，先后杀死了焦玉、焦俊发、韩整等十几名无辜农民，欠下了一笔又一笔的血债。

日寇的“清乡”十分频繁、残酷，不仅干部无法开展工作，就是群众也难活下去。在这种形势下，上级党考虑到，要保住焦庄户地区，就必须在焦庄户建立起坚强的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才能粉碎日寇的“扫荡”，保住群众的生命财产，坚持抗日斗争。一九四二年焦庄户已经有了七个共产党员，便正式建立起党支部。党支部建立后，便着手发展和整顿民兵组织。第二年春天以原来的二十多名武装群众为骨干，把全村的青壮年分编成两个民兵中队。第一中队全是青年，有八十多人，收集了二十多支火枪和一部分手榴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仗；第二中队是壮年和部分老年人，负责站岗放哨。这一切都组织好以后，便由应付敌我双方的政权，改为人民政权，选举馬福担任村长。从此，焦庄户由游击区发展为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武装斗争。

兴修地道

为了保障群众的安全，不让敌人抢到一粒粮、一寸布，按照上级党的指示，焦庄户党支部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衣服、物品转移到山沟里或埋藏起来。地里的粮食一成熟，就组织力量突击抢收，迅速运走。全村男女老少晚上都到离村不远的东山上去睡，白天下山照样生产。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他们在山上设立了“敌情标”（后来叫“消息树”），由民兵轮流放哨，监视敌人，以“敌情

标”倒或立表示有无敌情。还规定了一些暗语，如在白天发现日寇来了，就喊“誰的黃牛跑了？”如果傍晚发现日寇来了，就喊“該圈牛了！”一人喊出众人呼应，一会儿村里村外所有群众就都知道有了敌情，便迅速转移。焦庄戶人民采取这种办法对付敌人，使全村生命财产避免了不少损失。

但是这种办法并不很安全，如果敌人突然袭击，群众来不及转移，仍会遭受损失。正在大家琢磨办法的时候，区委书记来到焦庄戶，对馬福讲：“日本鬼子和警备队鬧得挺疯狂，你們可以找村边的大树棵底下或者牆旮旯底下挖个隐蔽洞，上边口要小，里边要大，万一敌人来了跑不及就躲进去。”馬福听了感到很好，就在夜里帶了几个民兵挖了一些小洞，洞口上横了一个小木棍，用碎柴草盖好。有一次，敌人来了，馬福藏在隐蔽洞里，可心里很不踏实，他想这洞要是被敌人发现，抓人不就象在籠里逮小鸡一样嗎？过后他找区委书记商量，决定把隐蔽洞扩展成为地道，即使敌人发现洞口，也能从另一个洞口跑出去。于是馬福組織了一些可靠的青壮年，从村里向西南方向挖，在村外修了一个隐蔽的洞口。这条地道的方向和敌人来的方向正相对，敌人万万料想不到我們的人敢朝着他們据点的方向跑，这样就便于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接着又从村里向北边村外挖了一条地道，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纵貫全村的地道干綫。有些人家从自己的屋里或院子里挖一条小洞，通向地道干綫。

后来，县里的干部向馬福介紹了別的地方在地道里装“翻板”的經驗。馬福听了觉得很妙，便领导村里的可靠群

众在地道里安装“翻板”。他们挖一段后，不再直着往前挖，而是往下挖一小段，再往前挖，接着又往上挖一段，然后再直着往前挖，使这段地道成了“凹”字形。在这一段的两头，各装上一块木板，旁边备有水缸和黄土，人进入地道过了这一段，可把木板盖上，再垫上土泼上水，把地道隔断，就不怕敌人用烟熏和放毒气了。从此，地道成了掩护群众、干部和伤员的有效工具。

地道修好了。一九四四年秋天，党领导焦庄户人民又进行了“减租减息”、“增资找价”的斗争，群众的情绪高涨，抗日的劲头更大了。当时敌人到处搜捕抗日干部，但到焦庄户来工作的县、区干部，从来没有发生过差错。因此，京东几个县的伤病员，很多都到这里来疗养，村里经常住着几十个伤病员。全村群众对伤病员照顾得无微不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守着伤员问寒问暖，做饭烧水，消毒换药，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在炎热的夏天，人们就坐在伤病员的身边，给他们摇扇子。有了敌情，就背着或抬着伤员送入地道里。时间稍微长一点，怕饿着他们了，就做好面条、米粥、鸡蛋，送进地道，一口一口地喂他们。就这样，焦庄户的群众使一批一批抬着来的伤员，没过多久，就又挺着胸膛，含着感激的眼泪，奔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焦庄户是平、三、蓟联合县的西部门户，是盘山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转运站，附近各村缴纳的粮草物资，常集中到这里。数以万计的粮食、数以千计的布匹，都经过焦庄户人们的手，安全地转送到抗日根据地。

焦庄戶的人民，为了爭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付出了許多心血和汗水！

巧 战 日 寇

在反“清乡”、反“扫蕩”的斗争中，焦庄戶的人民和民兵不但用坚壁清野和地道来和敌人周旋，而且經常外出，以高度分散的“麻雀战”袭击和困扰敌人。

一九四三年秋，一天清晨，听说有七八个鬼子兵到了焦庄戶北面三里路的大北塢，焦庄戶党支部指示民兵前去袭击。民兵中队长馬文藻带着三十多个民兵刚出村不远就和敌人遭遇了。战斗开始以后，唐洞、七連庄的民兵百余人也赶来支援，他們除了土枪，还有一門“牛腿炮”，两个“抬杆”。人多了，火力强了，大伙儿向前猛冲，敌人招架不住，轉身就往回跑。民兵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大北塢。这次战斗大大鼓舞了民兵們的战斗意志，說明了土枪、土炮一样可以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

过了几天，区小队的张敬賢，来到焦庄戶找馬福，要焦庄戶的民兵协同区小队到密云县城东白岩村附近的公路上打埋伏，截击日寇汽車。中队长馬文藻立即帶領五个民兵同张敬賢一起去了，他們一共二十多人，到了目的地，在公路上埋了两顆地雷，就分別埋伏在公路兩側的谷子里。从上午等到太阳偏西，才听到远处传来了汽車的馬达声，大伙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一会儿，过来了一辆汽車。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把日本鬼子的汽車摔进了道

旁的沟里。民兵和区小队員們一拥而上，打死了日寇一人，繳获大枪一支，子弹五百发，电台一部，还有许多其他物资，大获全胜而归。

为了配合游击队作战，箝制敌人，焦庄户的民兵展开了交通破击战，千方百计地破坏敌人的运输和通讯联络。

民兵們經常在夜間外出，到几十里远的密云、怀柔、顺义等地破坏铁路。每次出动十多人，分两三个组，拿着绳子、铁锹、大镐。他们分工合作，行动神速，有的放哨，有的起道钉、铁轨，有的搬枕木，叮铃当啷地大干一阵就走。最初只是把道钉、铁轨和枕木抛在一旁，敌人很快就能修复。后来就把道钉、枕木扔到几里路之外，使敌人见不到踪影。民兵們还从部队里领来许多“黄蜂”炸药，放在铁轨下面，点了药捻就走，一会儿就听到“轰！轰！”的爆炸声，把铁轨、枕木炸得乱飞。

除了破坏铁路外，民兵們还经常破坏敌人的公路和桥梁。焦庄户南边有一条由平谷经过杨镇到北京的重要公路，敌人的军用卡车不断往来行驶。夜间，民兵們拿着铁锹、铁镐一起出动，几十步一组摆开长蛇阵，将公路拦腰挖成一道道横沟，遇到石头桥就将其拆毁，遇到木头桥就把它烧掉。至于锯电线杆、割电线的活动就更频繁了。搞得敌人经常是运输受阻，联络中断，不得不出动大批人马加紧巡逻。但是焦庄户的民兵就象戴着“钻天帽”、穿着“入地靴”一样，来无踪，去无影，尽管鬼子伪军一天巡逻无数遍，可还是避免不了民兵的破坏。